

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

水浒

一百零八将

周丽娟 编写

雷横
解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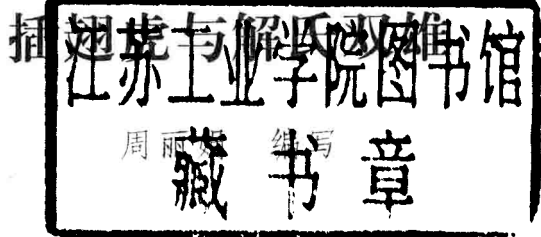
步军头领之六



北京燕山出版社

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①⑨

(步军头领之六)



北京燕山出版社

(京)新登字 20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张金方主编.——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12

ISBN 7-5402-0765-5

I. 水… II. 张… III. 故事-儿童文学-中国-当代 IV.
12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8946 号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邮政编码: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涿水华艺印刷厂印刷

※ ※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08 印张 2500 千字

1996 年 11 月第一版 199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

印数:1-15000 册

定价:126.00 元

《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编委会

主 编：张金方

副主编：张根芳 宋 全

编 委：张金方 张根芳 宋 全

欧阳青 李 英 倪公强

高宏凡 张哲生 陈少发

张笑君 安全贵 李永年

刘俊龙 韩国纲 张 宁

目 录

插翅虎 雷横

- 一、擒贼惹风波 (1)
- 二、枷打白秀英 (9)
- 三、英雄用武时 (17)
- 四、马革裹尸还 (24)

两头蛇解珍 双尾蝎解宝

- 一、双雄同出世 (36)
- 二、毛太公赖虎 (44)
- 三、解宝下登州 (56)
- 四、恨女子负义 (68)
- 五、阿秋入樊笼 (81)
- 六、魂归万雄宫 (91)

插翅虎 雷横

雷横，山东济州人，忠孝仁义，武艺超群，臂力过人，善跳跃，人称“插翅虎”。初为郓城县步兵都头，不堪受辱，枷打白秀英，被判死罪。受朱仝帮助，投奔梁山泊，被封为步军首领，随宋江立下许多战功。

一、擒贼惹风波

话说大宋仁宗天子在位，嘉佑三年春间，天下瘟疫盛行，皇帝派殿前太尉洪信去江西信州龙虎山上请张天师星夜来京祈禳瘟疫，不料太尉却于三清殿中放走了108个妖魔。这108个妖魔乃是上上界的英雄好汉于乱世中托生出来，在这芸芸众生之中做下了许多惊天动地的英雄之举。这里单说插翅虎雷横的故事。

雷横是山东济州郓城县的步兵都头，身長七尺五寸，紫膛色面皮，有一把扇圈胡须。因他臂力过人，能跳二三丈宽阔的山涧，因此满县人都称他为“插翅虎”。

雷横原是郓城县打铁匠人，后来开一片碓房，杀牛放赌，虽然仗义，但心地有些狭窄，计较些钱利，后学得一身好武艺，被知县时示彬招做步兵都头，管着20个使枪的头目，20个士兵。那雷横武功如何？有一首诗词赞他：拽拳神臂健，飞

脚电光生。江海英雄推武勇，跳墙过涧身轻，豪雄谁敢与相争！山东插翅虎，寰海尽闻名。

一日晚上，时知县呼唤两个人上厅来。却是哪两个人？一个是马兵都头美髯公朱仝，一个便是步兵都头插翅虎雷横。这两个都头专管擒贼拿盗之事。

时知县当厅对这两人说道：“我自到任以来，闻知本府济州管辖所属水乡梁山泊贼盗聚众打劫，抗拒官军，本知县恐各处乡村梁山泊贼盗猖狂，坏人耳目甚多，今特唤你们两人，休辞辛苦，带些本部兵马，一个出西门，一个出东门，分头去巡察搜捕贼盗。若有贼人，当要立即剿获押解回府，不可搔扰惊动了四处乡民。本知县知道东溪村山上有株大红叶树，这红叶树别的地方都没有，你们众人须采几片来到县府里交纳于我，本知县便知你等曾巡到那里去寻过。若无一片红叶，便是你等虚妄，没有认真做事，回来定行责罚不恕。”

两个都头领了台旨，各自回归本部，点了本部一些士兵，分头去四处巡察贼盗。

不说朱仝引人出西门自去巡捕，只说雷横当晚引了十个士兵出东门，绕村巡察，遍地里走了一遭，回到东溪村山上，众人采了那红叶，就下山来。

行不到二三里路程，来到灵官庙前，殿门敞开着。雷横想道：“这殿里早没能了庙祝，关了殿门，如今殿门洞开，莫不是有歹人在里面么？”便对众人士兵说道：“我们进去先看一看再回府去。”

众人依他，拿着火把，一齐高高照着，走了进去。只见偌大的供桌上赤条条地睡着一个大汉。那汉子把些破衣裳团做一块作枕头，垫在颈下，呼噜呼噜地睡着了。

雷横看了，便道：“好怪，好怪！知县相公真神明，原来这东溪村真个有贼！”回头对众人大喝一声：“快与我捉住此贼！”众人一齐向前，用一条绳索把那汉子绑了个结实。那汉子刚刚醒来，见被一条绳索绑着，不知何故，又见众人凶神一般，不禁高声呼喊：“为何将我捆住？”雷横却不理会，自与众人押了此贼离了灵官殿，向前走去。

行到前头庄前，乃托塔天王晁盖晁保正庄上。那晁盖是本乡富户，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英雄好汉，但有人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庄上住。

却说雷横与众人押解贼人到晁保正庄上时，天色还早，是五更时分，雷横便对人说道：“我们且押这厮去晁保正庄上讨些点心吃了，再把此贼押去县里不迟。”

众人听令，便到晁保正庄前敲门。庄里庄客听得雷都头到来，忙去报给保正。

此时保正未起，听得报是雷公差到来，慌忙命令庄客前去开门。

庄客把门开了，众士兵先把那汉子吊在门房里。雷横自引了十几个为头的人到草堂上。

晁盖起来接待，问雷横：“都头有什么公干到这里？”雷横答道：“奉知县相公钧旨：着我与朱仝两个引了本部士兵，分头到乡村各地巡捕贼盗。因走得力乏，想要稍作歇息一下，故尔就到贵庄来暂息，惊扰了保正安寝，甚是不安。”

晁盖道：“这个何妨。”一面叫庄客安排酒食招待，先送上茶汤来，叫众人吃。

晁盖又问雷横：“敝村曾拿得个把小贼么？”

雷横道：“刚才前面灵官殿上有个大汉赤条条睡在那里，

我看那厮不是良善君子，一定是醉了，就便睡着。我们用绳索绑了，本待解去县里见官，一者太早了些，二者也要教保正知道，恐日后父母官问时保正也好答应。现今那大汉吊在贵庄门房里。”

晁盖听雷都头一些言语，引动心中侠义之心，想立即结交那大汉，便大盘酒肉拿出热情招待雷横，自己却瞅个空隙寻个净手的理由去门房里看了。

晁盖去那门房里看时，不料对方说出一段富贵途径要献于他，那人便是梁山泊好汉赤发鬼刘唐。当下，晁盖与刘唐就在门房的黑暗处计议停当，单要从插翅虎的虎口之下逃生。

雷横在那后厅轩里饮酒，多时未见晁盖回来，正想去寻，却见晁盖正一边走，一边向雷横说道：“甚是慢客。”

雷横道：“多多相扰，理甚不当。”

两个又吃了数杯酒，只见窗子外面射入霞光来，雷横道：“东方亮了，小人告退，好去县中画卯。”

晁盖道：“都头官身，不敢久留，若再到敝村公干，千万来走一遭。”

雷横却道：“定会再来拜望，不须保正吩咐。请保正免送。”

两人一同走出来，那伙士兵都得了酒食，吃得饱了，各自拿了枪棒，去门房里解了那汉，背剪绑着带出门外。

晁盖见了，说道：“好条大汉！”

雷横道：“这厮便是灵官庙里捉的贼。”

话犹未了，只见那汉叫一声：“阿舅。”这一声阿舅把陌生的两个人结成了一对亲戚，在雷横面前把亲情扮演得惟妙惟肖。

雷横急忙放了那汉，口中对保正说道：“保正休怪，早知

是令甥，不致如此，甚是得罪，小人们回去了。”

晁盖道：“都头且住，请进小庄，现有话说。”

雷横只得再进草堂里去。

晁盖取出十两花银送与雷横，说道：“都头休嫌轻微，望赐笑纳。”

雷横道：“不必如此。”

晁盖道：“若是不肯收受，便是怪小人。”

雷横道：“既是保正厚意，权且收受，改日必要报答。”

晁盖叫那汉拜谢了雷横，又取些银两赏了众士兵，再送出庄门外。

雷横别了晁盖，引着士兵自去。

刘唐却于晁盖房中讲出一宗大富贵来，却是贺蔡太师寿诞的十万贯金珠宝贝，这等不义之财理该劫了给众英雄好汉享受。晁盖没有立时应承刘唐的建议，要从长商议，所以便留他到房中歇息。

刘唐在房里寻思道：“今日这事多亏晁盖，只恨雷横那厮平白无故骗了晁保正十两银子，又吊了我一夜。想那厮去的不远，我不如拿条棒赶上去，打翻了那厮，再夺回那银子，送还晁盖，也出一口恶气。”一想到此，便出了房门，去枪架上拿了一口朴刀，走出庄门，大踏步往南赶来。

此时天色已明，北斗初横，东方欲白。天涯曙色才分，海角残星渐落。金鸡高唱，唤佳人敷粉施朱；宝马频嘶，催行客争名竟利。几缕丹霞横碧汉，一轮红日上扶桑。

这赤发鬼刘唐挺着朴刀，赶了五六里路，却早望见雷横引着士兵，慢慢地行去。刘唐赶来，大喝一声：“你那都头不要走！”雷横吃了一惊，回过头来，见是刘唐拈着朴刀赶来。

雷横慌忙去士兵手里夺口朴刀拿着，喝道：“你那厮赶来做甚？”

刘唐道：“你晓事的，留下那十两银子还了我，我便饶了你！”

雷横道：“是你阿舅送我的，干你什么事？我若不看你阿舅情面，便结果了你这厮性命，怎么倒向我取银子？”

刘唐道：“我又不是贼，你却把我吊了一夜，又骗我阿舅十两银子。晓事的把银子还我，佛眼相看；若不还我，则叫你眼前流血！”

雷横大怒，指着刘唐大骂道：“辱门败户的谎贼，怎敢无礼！”

刘唐道：“你个作害百姓的奴才，怎敢骂我！”

雷横又骂道：“贼头贼脸贼骨头，必然要连累晁盖，你这等贼心贼肝，我必不能饶你。”

刘唐大怒道：“我来和你见个输赢！拈着朴刀，直奔雷横。

雷横见刘唐赶上来，呵呵大笑，挺手中朴刀来迎敌，两个人就大路上厮拼，但见，一来一往，似风翻身；一撞一冲，如鹰展翅。一个照搦，尽依良法；一个遮拦，自有悟头，这个丁字脚，抱将进来；那个四换头，奔将过去。

当时雷横和刘唐就路上斗了五十余合，不分胜败，众士兵见雷横赢不得刘唐，正要一齐上去拼他，只见一旁走过来智多星吴用，指着刘唐叫道：“那汉且住，你为什么和都头争执？”雷横便道：“先生不知，这厮夜来赤条条地睡在灵官庙里，被我们抓住了，带到晁保正庄上。原来却是保正的外甥，看他母舅面子放了他。晁天王请我们吃了酒，送些礼物给我，这厮瞒了他阿舅，直赶到这里问我取，你道这厮大胆么？”

吴用稍一思索，便道：“大汉休执迷，你的母舅与我是至交，又和这都头也很要好，他送些人情与这都头，你却来讨了，也坏了你母舅面皮。且看小生面上，我自与你母舅说。”

刘唐道：“秀才，你不晓得。这个不是我阿舅甘心给他，是他诈取了我阿舅的银两，若是不还我，誓不回去。”

雷横道：“如果是保正自己来取，便还他，却不还你。”

刘唐道：“你屈冤人做贼，诈了银子，怎地不还？”

雷横道：“不是你的银子，不还，不还！”

刘唐道：“你不还！若得我手里朴刀肯便罢。”

吴用又劝：“你两个斗了半日，又没输赢，只管斗到几时是了？”刘唐道：“他不还我银子，就和他拼个你死我活！”

雷横大怒道：“我若怕你，添个士兵来拼你，也不算好汉。我自己好歹搠翻你便罢！”

刘唐大怒，拍着胸叫道：“不怕！不怕！”便赶来。

这边雷横指手划脚也赶拢来，两个又要拼命。这吴用横身在里面劝，哪里劝得住。刘唐拈着朴刀，正待钻将过来，雷横口里千贼万贼骂，挺起朴刀，只待要斗。只见众士兵指道：“保正来了。”

刘唐回身看时，只见晁盖披了衣裳，敞开前襟，从大路上赶来，大喝道：“畜生不得无礼！”那吴用大笑道：“须是保正自来，方才劝得这场闹。”

晁盖一路赶得气喘，问道：“你怎的赶来这里斗朴刀？”

雷横道：“你的外甥拿着朴刀赶来问我取银子，小人道：‘不还你，我自送还保正，非干你事。’他便和小人斗了50合，先生解劝至此。”

晁盖道：“这畜生，小人并不知道，都头看小人之面请回，

改日登门陪话。”

雷横道：“小人也知那厮胡为，不与他一般见识，又劳保正远出。”作别自去，不在话下。

就因雷横疏忽了赤发鬼刘唐，而引出许多事来。先是晁盖、吴用、刘唐、阮氏三雄、公孙胜、白胜设计劫得了十万贯金珠宝贝，接着呼保义宋江闻得府衙里要抓晁盖等人，便急忙来报，恰朱仝、雷横又有心搭救晁保正，于那晁保正庄上糊涂应付公事，放走了晁盖等人，最后那八个英雄好汉便投到梁山泊去了。

二、枷打白秀英

宋江杀了阎婆惜，逃到老家躲避公人追捕。朱仝、雷横二位公差奉知县钧旨去宋家村宋太公庄上搜捕宋公明，因朱仝有意要放宋江出逃，雷横也就成全了这件好事，宋江得以躲过，逃到梁山泊去。

宋江在那梁山泊上重仁德，好招贤纳士，引得众人皆称赞宋江为人。一日众好汉捉住一文青扈三娘，宋江便把她配给矮脚虎王英为妻，众人设宴庆贺。

正饮宴间，只见朱贵酒店里派人上山来报道：“林子前大路上一伙客人经过，小喽罗出去拦截，那客人中有一个自称是郓城县都头雷横，朱头领邀请他们在那酒店里吃食，先叫小校报知。”

晁盖、宋江听了大喜，随即同军师吴用下山迎接。

朱贵早把雷横一行人用船送到金沙滩来，众人上岸。

宋江见了雷横，慌忙下拜道：“久别尊颜，常常思念，今日为何事经过此处？”

雷横连忙答礼道：“小弟蒙本县差遣，往东昌府公干回来，经过路口，小喽罗拦住要讨买路钱，小弟提起贱名，因此朱兄执意留住。”

宋江道：“真乃天作巧合，幸雷都头出差公干经过此处，得以相见。”

遂请雷横到了大寨里，让众头领都相见了，置酒款待。一

连住了五日，日日与宋江闲话。晁盖问朱全消息，雷横答道：“朱全现今升做本县当牢节级，新任知县十分重用。”

宋江拿些话委婉地劝雷横上山入伙，雷横推辞老母年高，不能相从，说道：“待小弟送母终年之后，再来相投。”

雷横当下拜辞了下山，宋江等再三苦留不住，只得各以金帛相赠作别。

雷横得了一大包金银下山，众头领都送到路口，宋江、晁盖再次挽留，雷横依旧不从，乘了船渡过梁山泊，自回郓城县去了。

雷横离了梁山泊，背了包裹，提了朴刀，取路回到郓城县，到家见了老母，更换些衣服，赍了公文，径到县里来拜见了知县，回了话，销缴公文批贴，且自归家暂歇，依旧每日县中书画卯酉，听候差使。

一日行到县衙东首，忽听背后有人叫他：“都头，几时回来的？”

雷横转过头去看，却是本县一个帮闲的李小二。

雷横答道：“我前日刚刚回家。”

李小二道：“都头出去许多天了，不知道此处近日有个东京新来打诨的行院，色艺双绝，叫白秀英。那妮子来拜都头，却遇公差出外不在堂中，未曾见得。如今那妮子在勾栏里说唱诸般品调，每日有那般打散，或是戏舞，或是吹弹，或是歌唱，赚得那人山人海般看赏。都头如何不去看看？那真正是个好粉头！”

雷横听了，有些心动，想反正闲着无事，不如去那勾栏院中玩耍一回，便和那李小二到勾栏院去。

到得院前，只见门首挂着许多金字帐额，旗杆吊着与身

背一样高低。进到里面，雷横找那青龙头上第一位坐下。

戏台上，正做笑乐院本。那李小二在人丛中撇了雷横，自出外面赶碗头脑去了。

院本演完，一个老儿裹着磕脑儿头巾，穿着一领茶褐色罗衫，系一条皂绦，拿把扇子，上戏台来开口道：“老汉是东京人氏，白玉乔就是我的名字。如今年迈，只凭女儿秀英歌舞吹弹，普天下伏侍看官。”

锣声响了，那白秀英上得戏台来，参拜四面八方，自有一番美妙韵律，众人喝彩。

喝彩声渐歇，白秀英说道：“今日秀英招牌上写明了这场话本，唤做‘豫章城双渐赶苏卿’，是一段风流蕴藉的情爱故事的格范。”说完，开话唱起，唱了又说，如此说说唱唱，引得众各喝绝。

雷横坐在楼上看那妇人，果然色艺双绝。但见：罗衣迭雪，宝髻堆云。樱桃口，杏脸桃腮，杨柳腰，兰心蕙性。歌喉婉转，声如枝上莺啼；舞态蹁跹，影似花间风转。腔依古调，音出天然，高低紧慢按宫商，轻重疾徐依格范。笛吹紫竹篇篇锦，板拍红牙字字新。

那白秀英唱到高潮处，这白玉乔喝道：“虽无买马博金艺，却动聪明鉴事人。看官喝彩过了，我儿且停一停，下来便是衬交鼓儿的院本。”

白秀英端一个盘子，指着它对众人说“财门上起，利地上住，吉地上过，旺地上行，手到面前，休教空过。”

白玉乔道：“我儿且走一遭，看官都将赏你。”

白秀英托着盘子，先到雷横面前去讨赏赐。雷横便去身边口袋里摸，但掏遍任何一只口袋，也无分文。雷横为难地

说道：“今日忘了，不曾带得些出来，明日一起赏你。”

白秀英道：“头醋不酽彻底薄，官人坐当其位，可出个标首。”

雷横一下涨得面皮通红，说道：“我一时不曾带得出来，不是我舍不得。”

白秀英道：“官人既是来听唱，如何不记得带钱出来？”

雷横道：“我赏你三五两银子也没关系，却悔今日忘记带来。”

白秀英道：“官人今日一文也无，提什么三五两银子，这是让我‘望梅止渴，画饼充饥’了。”

白玉乔也于一旁叫道：“我儿，你眼睛不看仔细，不分城里人、村里人，只顾向他讨什么？且过去自问晓事的恩官，求个标首来。”

雷横听白玉乔说话含沙射影，怒道：“我怎么是不晓事的？”

白玉乔道：“你若是晓事的，狗头上生牛角。”

雷横大怒，便骂道：“这忤奴，怎敢辱我？”

白玉乔道：“便骂你祖宗八代都是牛奴，有什么大不了的？”

有认得雷横的在那旁边对白玉乔说道：“使不得，这个是本县雷都头。”

雷横哪里忍耐得住，从坐椅上直纵到到戏台上去，揪住白玉乔便打。白玉乔被雷横一拳一脚打得嘴破牙落，满面血污，捂住腹部直打滚儿，众人见打得凶，都来劝解。雷横本也不爱打人，实是被触怒了动手脚的，今见众人劝解，便住了手，自回家中去了。勾栏里人，一哄而散。